

梅次故事

最新
修订版

MeiCi GuShi

《国画》续篇

长篇官场小说

王跃文著

梅·次·故·事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本书于2010年初由王跃文重新修订、精心

I247.54
W447

梅次

《国画》续篇
长篇官场小说
王跃文著

梅·次·故·事·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梅次故事 / 王跃文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0.3

ISBN 978-7-80742-875-6

I. 梅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34641号

出 版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: 330008

电 话: 0791-6894736 (发行热线) 0791-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: <http://www.bhzw.com> E-mail: bhz@bhzw.com

书 名: 梅次故事

作 者: 王跃文

策 划: 黎靖

责任编辑: 陈永林 游灵通

内文制作: 韩东坡

封面设计: 青华视觉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20mm 1/16

印 张: 23.5

印 数: 1—90000册

字 数: 40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42-875-6

定 价: 36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第一章

这年头,谁不相信谣言才是傻瓜。很多真实的故事,都从谣言开篇。谣言总是不幸应验,这很让梅次地区的百姓长见识。谣言只不过多了几分演义色彩,或是艺术成分,大体上不会太离谱的。梅次这个地方,只要算个人物,多半会成为某个谣言的主人公。不然就不正常了。

朱怀镜自然是个人物,只不过他刚刚到梅次赴任地委副书记,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。

住房尚未安排妥当,朱怀镜暂住梅园宾馆五号楼。这是栋两层的贵宾楼,坐落在宾馆东南角的小山丘上。碧瓦飞檐,疑为仙苑。楼前叠石成山,凿土为池,树影扶疏。站在小山下面,只能望其隐约。小楼总共只有16个大套间,平时不怎么住人,专门用来接待上级首长的。朱怀镜住二楼顶头那套,安静些。套间的卧室和客厅都很宽大,有两个卫生间。梅次管这叫总统套房,就像这南方地区将稍稍开阔的田垄叫做平原。恰好是四月天,池边的几棵桃花开得正欢。

到任当天,自然是地委设宴接风。梅次的头面人物,尽数到场。地委书记缪明,原是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,算是市委领导的智囊人物。此公个子不高,肚子挺大,满腹经纶的样子。他不知学了哪门功法,总好拿手掌在下腹处摩挲,顺时针三十六次,逆时针三十六次。只要手空着,便如此往复不停。朱怀镜和缪明原来同在市机关,也算相识,只是交道不多。行署专员陆天一,黑脸方鼻,声如响雷,天生几分威严。据说此人很有魄力,说一不二,属下颇为惧怕。人大联工委主任向延平,高大而肥胖,他那坐姿总像端着个什么东西,叫人看着都吃力。政协联工委主任邢子云,瘦小,白净,望着谁都点头笑笑。地委秘书长周克林,很谦和的样子,可他那梳得油光水亮的大背头,好像时刻都在提醒你,他是地委委员,也算是地级领导。行署秘书长郭



永泰，不知是习惯了，还是天生的，头总是朝右偏着，所谓俯首帖耳，就是这副姿态吧。梅园总经理于建阳，眼珠子就像电脑鼠标，总在几位领导脸上睃来睃去。他虽没资格入席，却殷勤招呼，不离左右。

带着朱怀镜来梅次的，是市委组织部部长范东阳。他才当部长没多久，只缘选举受挫，暂时还没入列市委常委。但在下面的人眼里，他就是市委领导了。谁都知道，他只要坐上组织部长这把交椅，当常委只是迟早的事。有范东阳在场，宴会便显得主题含糊。说是为朱怀镜接风，主宾却是范东阳。范东阳似乎天生就是当组织部长的料子，说话滴水不漏。谁若是问了不便回答的问题，他便微笑着注视你，让你内心难堪，却又不至于脸红。市委机关的干部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范括号。外号怎么来的，有多种版本。有种版本分明是损他的，说他新调组织部时，屈就副部长，便在名片上打了括号，注明正地市级。一听就是民间演义，范东阳哪会如此不堪。通行的版本，是说他嘴角两边的皱纹儿形同括号，人便总是微笑的样子。你远远地看见他了，以为他在朝你微笑。你心里就暖洋洋的，忙向他问好。他便点头回礼，很是周到。其实他并没有微笑。组织部长是需要亲和力的，他这带着括号的臉，恰好慈如佛面。有人又把他的外号引申开来，说括号内通常是重点说明，范东阳那兜在括号里面的嘴巴自然很重要的。因为这张嘴巴说出的话，多关乎干部命运。

席间，朱怀镜总说自己是半客半主，大家敬酒便多冲着范东阳。范东阳举着杯，直说随意随意，大家随意，到头都是一杯酒。说他面慈如佛，他那笑容在酒桌上还真有佛的法力，叫敬酒的人不敢太过造次。朱怀镜不想让梅次人也知道他是海量，喝酒也总是推辞。他新来，别人到底还是把他当客，劝酒也不便太霸道。气氛倒是尽量渲染得热烈。晚餐时间不算太长，因为多半是客套；也不算太短，也因为必要的客套还得做做。时间适可而止了，大家都对视着会意，点头一笑。似乎他们大脑深处都装着个奇特的生物钟，而且相互感应着。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啊！”好像谁都恋恋不舍似的。

大家握了一会儿手，出了餐厅。都说要送范东阳和朱怀镜去房间，相互客气着。推推拉拉不到半分钟，场面看似混乱，送客的却自然分工了。缪明和陆天一送范东阳，走在前面。周克林和于建阳送朱怀镜，稍稍落后几步。其余的人挥挥手，注视片刻，见那些背影不再回头，就转身回去了。



范东阳同缪明、陆天一走得慢，一边还说着什么。朱怀镜便将脚步放得更慢。周克林和于建阳一左一右随着他，几乎不知怎么动作，稍不注意又走快了。梅园尽是些雅致的小楼依山而建。楼与楼有檐廊勾联，来往间免不了登阶落级，曲折迂回。不熟悉的，好比进入迷宫。遇着上阶梯了，于建阳便总想扶着朱怀镜的手臂。朱怀镜不习惯，却不便明着甩开他。只要于建阳的手扶过来，他便将手抬起来，指点宾馆景色。新月朦胧间，那些亭阁、假山、喷泉、花圃，也颇有几分韵致。

进了房间，于建阳大呼小叫地招呼服务员过来，指手画脚一番。他似乎想靠训斥服务员表明自己对领导的尊重。朱怀镜实在难以消受这种风格的尊重，便请于建阳自己忙去，只同周克林说着话。可于建阳老觉得自己的尊重还欠火候，不肯马上就走。他亲自察看了卫生间、客厅和阳台，很忙似的。看看没什么可效劳的了，仍是不舍得马上就走，抓耳挠腮一番，突然想起什么，拿起了电话：“喂，我说呀，你们马上将朱书记房间里的毛巾、浴巾、地巾换上新的。啊啊，那你们马上去买新的。多买几套，颜色同其他客房要有区别，专门放在朱书记房间里用。要快啊。”

朱怀镜早在一旁挥着手，说不用不用。可于建阳只做没听见，对着电话高声吩咐着。“真的用不着，我用自己的毛巾就是了。”等于建阳放下电话，朱怀镜又说。

于建阳只是笑着，领了赏似的。他忽又想起什么了，抓起电话，喊道：“还有，你们另外买两瓶洗发液和沐浴液，要最好的。房间里配的这些不行，洗了头发紧巴巴的。”

这时，朱怀镜的同学高前敲门进来了。于建阳又吆喝服务员倒了茶，这才点了半天头，退到门口，轻轻拉上门，出去了。却仍听得他在走廊里用手机打电话：“你们要快办，朱书记等会儿就要用的。买好了我要检查，我在办公室等着。”

见于建阳这副样子，周克林觉得丢脸似的，笑着说：“于建阳就是声音大，打雷样的。”

朱怀镜便笑笑，说：“你们太操心了。下面人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我这个人太刁了。”周克林听着不好意思，摇头道：“于建阳这个人，倒是个热心肠，就是脑子不太想事，只知道吆三喝四的。我说说他。”



朱怀镜忙摇手道：“那倒不必了。”

周克林同高前相识，少不了客气几句，也就走了。

高前事先打过电话，说来看看老同学。朱怀镜说道“欢迎欢迎”，很高兴的样子。其实他竟一时蒙了，忘了高前是哪一位了。放下电话想了半天，才想起一张黑而精瘦的脸，笑起来嘴巴天大，露着一口难看的牙齿。高前的嘴巴本来尖尖的，一旦笑起来却大得吓人，让人惊叹他那嘴皮子的弹性那么好。朱怀镜一直不太喜欢这位同学，总觉得尖嘴猴腮的人，十有八九奸猾。不过他向来就是把什么都藏在心里的，看上去很讲同学情分。记得高前人倒是聪明，学的是财经，却又喜欢文学创作。上大学二年级时，高前写了个剧本，便给名家写信推荐自己。凡是他想得起名字的文坛巨匠，巴金呀，曹禺呀，等等等等，都写了信去。剧本虽没发表，却收到了巴金和曹禺两位老先生的回信，自然是极尽勉励。有那么一阵，他逢人便拿出两位老先生的信来念念，好像那么寥寥几句的半页回信，比自己的剧本公开发表更值得炫耀。这事在同学中间流传开来，便敷衍出许多有意思的花边新闻。说是高前收到巴金先生回信那天，把女生宿舍跑了个遍。不久他又收到曹禺先生的回信，又兴致勃勃地往女生宿舍去。有位女同学没等他打开信，就说高前你不用念了，巴金先生的信我们都背得下了。高前红了脸说，不哩，今天是曹禺先生的回信。那位女同学便说，曹禺先生的信我也背得。说罢就“高前同学，大作收到”，真的背了起来。高前很是吃惊，小眼睛从没有那么放大过，说你没看怎么背得出来？那女同学笑道，我若是曹禺老先生，也会这么给你回信的。高前的脸越发红了，嘴巴翘得老高。

高前这些年没什么变化，只是脸上的皮多了些皱皱儿。“老同学，你的官可是越做越大啊！”高前握着他的手，摇了摇说。同学之间，说话毕竟随便些，可他的笑容仍让朱怀镜不太舒服。

朱怀镜笑道：“当什么官？总得有个事做嘛！老同学，你这20多年，可是一点没变啊！还在卷烟厂？”

高前叹道：“没变就是没有进步。不在卷烟厂，又能到哪里去？我在那里任总会计师，官又不像个官，技术人员又不像技术人员。企业三总师，应叫三不像。一切都是经理、厂长说了算，三总师只是配相的。”

“哪里啊，现代企业管理，三总师的担子很重，很重要嘛！”朱怀镜本想



以同学之谊相待,可话一出口,就是领导味了。高前说自己是总会计师,装着满不在乎,其实是想让人家知道,他好歹也是副处级干部了。高前越是摇头晃脑地说自己不中用,朱怀镜越是看出他内心的得意劲儿。他们那届同学,如今混到处级的并不多。朱怀镜爬到副厅级,同学们都说他祖宗坟山灵验。“你好好干吧,企业很需要你们这种人才啊!”朱怀镜本不该如此说话的,太官腔了。他最多只需说“你好好干吧”,就行了。言下之意,就很丰富了。既像领导勉励下属,又像同学含蓄地封官许愿。可高前这副猥琐相,很容易激起别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。高前像是很习惯朱怀镜的官架子。他喝了口茶,茶水从嘴角流了出来,下巴湿了一片,也不措一下,说:“我好好干又怎样?又不看你干得如何!”

朱怀镜明知高前下巴湿湿的是茶水,可望了一会儿就总疑心是口水,胃就开始作怪,很不舒服。“高前,老同学说话我就不客气了。你刚才说自己官又不像官,我就想说你了。你现在又说什么官场如何如何。企业本来就不是官场。厂长经理不是官,总工程师、总经济师、总会计师更不是官。国有企业为什么搞不好?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,但依我个人的观点,企业经营者的做官意识太强,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像你,做到地属企业的总会计师了,就想着自己是副处级了,这怎么行?”

高前脸红了,却并不显得难堪,只嘿嘿一笑,说:“这么说,只许你们行政官员考虑级别问题,就不允许企业领导考虑级别问题?很多企业领导削尖了脑袋往行政部门钻,就是觉得自己低人一等。”

朱怀镜也笑了起来,说:“老同学这么多年没见面了,一见面就说这么严肃的话题,不好意思。我并不是说企业领导人就低人一等,而是说,这中间不可比,也不该比。”

高前也并不像在一位地委领导面前那样拘谨,笑得几乎有些油滑:“愿闻其详。”

朱怀镜说:“企业负责人从事的是经营管理工作,政府官员从事的是行政管理工作,这是两码事。企业负责人的最高境界是成为企业家,官员的最高境界是成为政治家。如果企业的头头儿总以为自己是在做官,那么思维方式、工作方法、工作作风都会成问题。加上目前官场风气又不太好,企业领导再学点官僚作风、衙门习气,那企业就真的没指望了。”

高前捉摸着朱怀镜的眼神，诡里诡气地笑道：“你也承认官场风气不好？”

朱怀镜轻叹道：“这没有什么可讳言的，老百姓说得还更难听哩！这年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人人心里都有一本账，清楚得很。只是我新到梅次，两眼一抹黑，不识深浅。你可以给我说些情况吗？”

高前又是笑，说：“情况还要听我讲？地委书记缪明他们肯定作了全面介绍。”

朱怀镜看出高前是在讥讽，便说：“那都是些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，你知道的。”

高前说：“是啊，无非是介绍地区的基本情况，地委班子的基本情况。说到领导班子，肯定要说这是个团结的班子、实干的班子、有活力的班子。”

“你是说，梅次地委班子很不团结？”朱怀镜试探道。

“首先地委书记缪明和专员陆天一就是背靠背的。”高前说。

朱怀镜不说什么，只是点着头。其实这是目前最常见的权力格局，早在他意料之中。副职们总在党政一把手之间走平衡木，左顾右盼，很是尴尬。

高前接着说道：“往远了我不敢说，至少在我来梅次工作这20多年，发现地委领导班子从来就没有团结过。我想他们是不可能团结的。不同的只是有的时候矛盾隐蔽些，有的时候就真刀真枪干上了。就说现在这个班子，缪明是市委派下来的干部，个人素质很好，人也正派，就是太斯文、太软弱。有人说他什么都不缺，就缺魄力。偏偏专员陆天一是梅次土生土长的土皇帝，人又霸道，缪明根本就制约不了他。有人说陆天一也什么都不缺，就缺德。现在梅次，场面上看去，大家都尊重缪明这个一把手，实际上都是陆天一说了算。”

朱怀镜仍不做声，只望着高前。高前停了停，见朱怀镜还想听下去，就继续说道：“人大联工委主任向延平、政协联工委主任邢子云，本来同陆天一关系并不怎么样，但他俩对缪明却并不怎么配合。因为当初考虑梅次地委书记人选时，他俩都想争这个位置。现在呢？胜者为王，败者却不愿称臣，就这么简单。何况陆天一势力太强，向、邢二人也不敢帮缪明。拿梅次老百姓的话来说，现在地委领导班子的格局是三打傻。”

朱怀镜明白高前的意思，却明知故问：“什么是三打傻？”



高前说道：“一种扑克牌玩法，一人坐庄，三人对打，早在全国普及了，规则大同小异，各地叫法不一样。只是梅次人说话一向刻薄，叫三打傻，坐庄的那个人就是傻子。现在梅次是缪明坐庄。”

这时，听到了敲门声。朱怀镜还来不及说请进，门就被推开了，缪明和陆天一进来了，笑咪咪的。他俩刚从范东阳那里出来，顺路同朱怀镜打招呼。两人说声有客哪，就站住了。朱怀镜请二位坐，他俩都说不坐了，不打搅了。高前早站起来了，望着缪明和陆天一，只顾着笑。朱怀镜没有介绍高前，彼此也就不握手。缪明说你们聊吧，陆天一笑着点头。朱怀镜同缪明和陆天一再次握手，请他们早点回去休息。朱怀镜送他们出了门，见两人并肩走在红地毯上，头凑在一起说话，像两位生死之交。这场面很有意思，朱怀镜忍不住暗笑起来。缪明个子不高，腆着肚子，左手通常背着，右手总是在肚子上摸来摸去，说话之前，总无声地笑笑，很有涵养的样子。他若是坐着，左手总喜欢悠闲地敲击着沙发扶手，却不让人听到任何响声；右手仍忘不了揉肚子，顺时针三十六次，逆时针三十六次。这大概也是很有涵养的意思。缪明的涵养在荆都官场很有口碑，朱怀镜自然早有所闻。不曾想这涵养到了梅次，却另有含义了，就是傻子。

朱怀镜回到房间，没头没脑地问道：“还有呢？”

高前说：“反正很复杂。梅次官场的最大特色就是玩圈子，是圈子官场，圈子政治。有老乡圈子、同学圈子、战友圈子、把兄弟圈子，等等，五花八门。最有实力的老乡圈子是阴县帮。梅次地区财政、银行和公检法等重要部门的一把手，都是阴县人。因为陆天一是阴县人，那些要害部门的头头脑脑，都是他一手栽培的。

“同学圈子要数农大帮最厉害，也因为陆天一就是农大出来的。陆天一本不是正宗农大出身，只是早些年在农大干部进修班学习一年，补了个专科文凭。后来他官做大了。一帮农大出身的人都来攀同学关系，投在他的门下。

“人大主任向延平的身边有个战友圈子，人数不多，却团结紧密，真有些军人风范。向延平十多年前转业到梅次就是正师职，又年轻，雄心勃勃。但只任了几年地委副书记，再也上不去了。他总说自己不得志，是因为寡妇睡觉——上面没人。”



朱怀镜听着笑了起来，高前便有些得意，说：“这向延平，有个‘三个寡妇论’，很出名。”

“三个寡妇论？”朱怀镜听着怪怪的。

高前笑道：“当年向延平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，年纪轻轻的就是地委副书记，很牛气。部队干部，说话本来就粗。有一次，他在大会上说，自己能干到这个份儿上，全凭自己的能力和实干，不靠什么后台。他说自己没有后台，好比寡妇睡觉——上面没人。又说，自己有个毛病，就是喜欢喝几口小酒。酒桌上朋友多劝几句，就有些管不住嘴巴，免不了多喝几杯。这叫寡妇的裤子——经不得扯。接着又说，当然，工作需要大家支持，这又好比寡妇生崽——拜托大家帮忙。”

朱怀镜忍不住大笑，眼泪都出来了。高前喝了口茶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，将茶水喷了出来。他揩了揩嘴巴，继续说：“后来，他就只说自己寡妇睡觉——上面没人了。可是他又不甘心在梅次总是事事让人，就网罗些部队转业干部。他也不管你是海军陆军还是空军，只要是穿过军服的，愿意投靠他，他都收编你。”

“还有就是拜把子兄弟了。或明或暗的把兄弟圈子到处都有。大家都知道，以陆天一为老大的拜把兄弟有八位，号称八大金刚。有一次陆天一在会上专门批判过官场上拜把子的现象，说得声色俱厉，大家反而更相信他是八大金刚的老大了。这些人说话往往此地无银三百两。据说全地区十个县市中间有四位县委书记是陆天一的把兄弟，公检法三个部门的一把手也是他的把兄弟。这事儿没人说得清。”

朱怀镜故意说：“说不清楚的事，说不定就是无中生有。”

高前笑道：“你真的不相信？”

朱怀镜笑而不答，只问：“那么邢子云呢？”

高前说：“邢子云看上去没有网罗什么帮派，却联系着一批老干部。他的资格最老，又自认为不得志，同一批退居二线的和离休的老干部很有共同语言。关键时候，他就利用老同志的影响，向缪明和陆天一施加些压力，可谓老奸巨猾。”

“怀镜，你是管干部的副书记，你会面临很复杂的局面。你知道吗？这里的官可是要花钱买的啊！”



朱怀镜说：“没那么绝对吧。我相信你说的情况肯定存在，但并不是所有人的官都是花钱买下来的。要真这样，不早就天下大乱了吗？”

高前说：“你是领导，当然要这么说。我完全可以说，梅次的官都是花钱买的。只是花多花少，或者怎么花的区别。有个县的县长空缺了，上面有意让管党群的副书记接任。而管政法的副书记硬要争这县长位置，花了50万去疏通关系。结果钱花光了，县长没当上。他同朋友私下感叹，原以为花钱就能买着官当，看来错了，还是要相信组织啊！新任县长知道了，私下也同朋友说，这个傻瓜，有钱不会花，50万都没当着县长，老子才花30万就当上县长了！我说这事都是有名有姓的，在梅次可谓尽人皆知。那当县长的仍然当着县长，当县委副书记的仍然当着县委副书记。”

这些话就不中听了。这到底是哪个县的事，朱怀镜也不想知道，只是笑笑，说到别的事上去了。说到同学，朱怀镜方知在梅次工作的大学同班同学，只有高前一人。高前便特别感慨，直说同学四年，真不容易。朱怀镜尽管不太喜欢这个人，可到底也是凡人，免不了顾念同学之谊。但他不能明着许什么愿，只说：“老同学，今后多联系吧。”

高前似乎明白了朱怀镜的暗示，却又把这话理解成很礼貌的逐客令，就说：“老同学应酬一天了，该休息了。”

朱怀镜起身同高前握手，送他到门口。本想送下楼去，顺便在楼下走走。可又不想再找话说，就忍住了。再说也不想在高前面前显得太客气，还是保持些距离为好。朱怀镜去洗漱间洗了洗，估计高前走远了，就下了楼。他不想走远，就在楼前的水池边徘徊。他没想到梅次竟如此复杂。心情一变，眼前的景物都变了，夜雾中的天天桃树，竟似忸怩作态的庸俗女人。人生的机缘真是说不清。就说这高前，早从他的记忆中消失多年了，不料又在梅次碰上了。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后，朱怀镜似乎有些宿命起来，觉得人世间看似聚散无常，只怕都是有因果根由的。这时听见了于建阳的说话声，知道他又带着服务员来了。朱怀镜懒得同他啰唆，便顺着小径去了屋后。这里是个小花园，种着各色花草，还放着些盆景。抬头一望，只见新月西移，银星寥落，夜空有些暧昧。



第二章

于建阳总要找些事儿，天天往朱怀镜的房间跑。他每次去了，居然都能找着个由头，忙上一阵。比方洗漱间的镜子有水印儿，浴池里还有一根头发，地毯应该吸吸尘了。服务员总会被他高声叫来，说她们哪里又没有弄好。朱怀镜看着真是麻烦，若依他往日的脾气，早发火了，却只好笑笑。

这天是星期六，朱怀镜没事儿，想多睡会儿，却早早地就听得外面有人在说话，像是于建阳。朱怀镜隐隐听见他问朱书记什么的。多半是于建阳想来看看他，却不知道他是否起床了。朱怀镜不去搭理，仍呼呼睡去。直听得外面有嘈杂的叮当声，他才爬了起来，心想是不是宾馆哪里又在修个什么。

他本是不敢在外面泡浴池的，总怕宾馆的服务员敷衍了事，只将浴池、马桶胡乱拿水冲冲，再贴上“已经消毒，放心使用”的纸条。可这些天见于建阳紧盯着服务员说，他也放心了。毛巾、浴巾、地巾都换了新的，水是蓝色的，见着清凉。起床后，他放水舒舒服服泡了个澡。忽又望见洗漱台边贴着的那张纸条，就乐了。他刚住进来就看见这张条子了，后来每次见着都觉得好玩。纸条上印着：

尊敬的宾客：

地球，是我们共有的家园。珍惜它，家园的天更蓝，草更绿，水更清，空气更新鲜。请加入到我们的环保队伍中来吧！

请您将需要我们更换的毛巾、浴巾和地巾置于浴盆内。谢谢合作。

心想为着几条毛巾，就戴上环境保护这么大的帽子，真是想得出。有些人凡事就想拔高，总将鸡毛蒜皮的事儿说成关乎什么大计。朱怀镜刚穿好衣服，就听见了门铃声。他想八成是于建阳了。开门一看，却是位服务小姐。



“朱书记，于经理让我问问您是不是把早餐送到房间里来？”小姐有些紧张，一口气说出了这么长的话，慌得没有断句，最后就气促了，声音有些打滑。朱怀镜见她红了脸，便笑了笑，道了谢谢，说：“那就麻烦你了。两个馒头、一杯牛奶就够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于建阳自己带着服务小姐来了，却是托着满满一盘子，有包子、煎饺、馒头、荷包蛋、凉菜、牛奶。朱怀镜皱了眉，说：“小于你就不怕麻烦。我能吃多少？说了，就只要两个馒头，一杯牛奶。”

于建阳并不把这话真当做批评，嘻嘻笑道：“朱书记你慢慢吃吧。我就是这样，本不想吃的，吃着吃着，胃口就开了。”

朱怀镜不再多说什么，低头吃早点。于建阳仍是四处看看，实在找不出什么说的了，便抬手抹了抹卧室门顶。立马就叫过服务小姐，伸着个指头说：“你看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能放过任何卫生死角。你们呀，素质真是个问题。”

服务小姐大气不敢出，手微微颤抖着，拿了抹布去抹门顶。于建阳又骂道：“这会儿又这么勤快了，你没看见朱书记在吃早点吗？弄得灰尘翻天。”

朱怀镜抬头说：“没事的，没事的。”

服务小姐左右为难了，不知听谁的。朱怀镜便说：“不碍事，不碍事。”于建阳这才说了：“算了吧，过会儿再打扫。你先去吧。”

朱怀镜吃完了，于建阳便叫服务小姐过来收拾。仍是刚才挨了骂的那位小姑娘，低眉顺眼地进来了。慌忙间偏又出错，盘子撒了，一地的面点和凉菜。不等于建阳开口，朱怀镜笑道：“小姑娘别急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”于建阳也不好说什么了，只道：“朱书记就是随和，难怪都说您平易近人。但我想您对我们宾馆还是要严格些，这对我们有好处啊。”

朱怀镜笑道：“别的不说，你先让人把洗漱间里的那个告示撕了吧。”

于建阳听了眼睛睁得天大，想不起是什么告示了。进去看了看出来，仍是疑惑，问：“朱书记的意思……”

朱怀镜说：“只请宾客把毛巾什么的丢在浴盆里就行了，扯上什么环保？”

于建阳又进去看看，出来说：“是的是的，环保好像最近上面不太讲了，我们学习不够，总跟不上形势。我马上叫他们把这事弄好。的确要注意政治



学习,时刻跟上形势啊!”

朱怀镜就有些哭笑不得了,说:“小于,不要什么事都往大道理上扯,几条脏毛巾同政治有什么关系?你们注意提高服务水平就是了。”

于建阳仍是似懂非懂的样子,手脚却是很快,马上就要打电话。朱怀镜摇手道:“又不是救火,哪用得着这么急。”

于建阳总是欠着身子,本是副恭敬相,却像是胃痛,正勉强忍着。“朱书记,我考虑呀,专门安排个素质高些的服务员给您服务。看朱书记您的意见。”

朱怀镜说:“没必要啊。我看这些小姑娘,都很不错的。”

“我正在考虑,要进一步提高五号楼的服务水平,就从提高服务员的素质开始吧。”于建阳说。

“这是你们的业务工作,我就不能发言了。”见于建阳没有马上就走的意思,朱怀镜只好笑道,“小于,好吧,你忙你的去吧。”

于建阳出去没多久,又敲门进来了,带着位服务小姐。朱怀镜正在看书,内心本来颇宁静的。见于建阳又来了,他隐隐不快,却只好忍着。“朱书记,这是小刘,我们宾馆的服务明星。从今天开始,就由小刘照顾您的生活。”于建阳望着朱怀镜使劲儿笑。

“小于,我说了,不用专门安排人。”朱怀镜说。

于建阳说:“我知道您会说我的。也不是安排专人,五号楼二楼就由小刘和另外一位小周值班,总共八个套间。但朱书记的房间就只由小刘收拾,不能谁都可以进您房间。您有什么事,叫声小刘就是了。”

“我会尽全力做好服务的。”小刘站在于建阳身后,粲然而笑。朱怀镜怕她难堪,不再多说什么,只道:“好吧。我觉得这里很不错的,很好。我就只在这里休息、看书,一个人,很简单的。”

小刘问:“朱书记,可以打扫房间了吗?”

朱怀镜点头道:“行行。”

于建阳说声不打搅了,便出去了。朱怀镜坐在客厅里看书,由小刘忙去。小刘动作很快,却静无声息,风一样飘来飘去。她一会儿就收拾完了卧室,然后关了洗漱间的门,在里面冲冲刷刷。朱怀镜就怕洗漱间的卫生搞得太潦草了,听小刘在里面忙了好久,很是满意。小刘出来了,说声“打搅朱书



记了”，就开始收拾客厅。朱怀镜朝她笑笑，仍埋头看书，随意瞟她几眼，见这姑娘的身段很好。眼看着小刘忙完了，朱怀镜抬头问道：“小刘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刘芸，芸芸众生的芸。”刘芸回头应道。

“哦，刘芸。看你年纪小小的，才参加工作吧？”朱怀镜见她前额鼓鼓的，沁着些汗星儿，像清晨带着露珠的瓜果。

刘芸便停了下来，站在他面前，说：“不小了，都19岁了。我去年下半年才来的，做了不到一年哩。”

“还说不小了，才19岁啊！是个孩子啊！”朱怀镜哈哈笑着，见她的嘴唇微微撮起，有着天然的稚气，“小刘你请坐吧。”

“我们是不可以在客房里坐下来的，要是被于经理发现了，又要骂人，又要扣钱。”刘芸低了头，她那头发又黑又浓。

朱怀镜笑道：“这不是客房，等于是我的家了。你就随便吧。”

“谢谢您，朱书记。”笑容从她的嘴唇边慢慢漾开，氤氲了整张脸庞。她迟疑着，在朱怀镜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，侧着身子。她手里拿着块干抹布，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搓着。朱怀镜不经意望了望她的手，那手腕白嫩而圆实。

“于经理反复说，要我一定保证朱书记休息好，要我随叫随到。我只怕做不好，请朱书记多批评。”刘芸抬眼望望朱怀镜，又低下头去。她有些发慌，压抑着紧张的呼吸，胸脯的起伏就显得缓慢而悠长。

朱怀镜笑着说：“你别听你们于经理说得那么严重。我说了，我的生活很简单的，没太多事麻烦你们的。你也别着急，平时怎么做的，就怎么做吧。”

刘芸额上的汗星儿越凝越多。朱怀镜客气了几句，就让她自己忙去。刘芸赶快点头道谢，飞快地出门去了。

星期一上午，朱怀镜在办公室浏览《梅次日报》，居然见上面有篇关于他亲自修改梅园宾馆浴室告示的新闻报道，说他非常重视宾馆管理工作，不放过很细小的问题。原本没什么事儿，这篇报道居然也写了1000多字。朱怀镜有些生气，心想于建阳真是多事。这是他头一次在《梅次日报》亮相，竟报道了这么个芝麻小事儿。

朱怀镜在外面吃了中饭，回到梅园。于建阳在大厅里碰着他，便随在后面，无事找事拿些话说。朱怀镜一言不发，上了二楼。刘芸正站在服务台里，见他来了，一笑，脸就红了，忙跑去开门。朱怀镜只勉强笑笑，脸仍沉下了。朱怀镜放下提包，坐下了，才说：“你进来吧。”于建阳进去了，问：“朱书记吃了饭没有？”

朱怀镜并不回答他，只问：“今天《梅次日报》上的报道，是你叫人弄的吗？”

于建阳不明白朱怀镜的意思，便问：“朱书记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朱怀镜阴着脸，说：“什么大不了的事？也值得报道？”

于建阳忙说：“我知道朱书记不喜欢宣扬个人的。是我们办公室的年轻人写的稿子，我会批评他们，叫他们今后一定注意。”他说着就抓起了电话。朱怀镜更加生气了，说：“小于，别什么事都弄得紧张兮兮、人心惶惶的，你过后当面同办公室的同志说说就行了。”于建阳点头称是，却始终弄不懂朱怀镜为什么生气。

晚上，地委开会，直开到深夜 11 点多。这是朱怀镜到梅次后头一次参加地委会议。越是到基层，开会越是拖拉。也不能完全怪下面的领导不干脆，因为越是到下面，事情越具体，也越庞杂，很多会往往是大杂烩、一锅煮。今晚先是研究经济工作，后来几位书记留下来研究干部问题。他真有些累了，上了车便微合双目。直到皇冠轿车爬上那道缓缓的斜坡，轻巧地弹了一下，他才睁开眼睛，知道到梅园五号楼了。

无意间朱怀镜看见楼前花园的桃树旁，一男一女，抬手遮挡着车灯的强光，那样子既想看清车号，又想往树丛里躲闪。他们准是要来拜访他的。这么晚了，竟然还有人候在这里。只愿他们不是找他的，他想早些休息了。

他才到任几天，门庭就热闹起来了。每到晚上，总有人上门来。要么就是部门领导来汇报工作，要么就是在梅次工作的乌县老乡或是财院的同学来聊天。他正宗的大学同学只有高前一人，可如今前五届后五届的，都上门攀同学关系来了。朱怀镜不敢怠慢他们，怕落下个不认人的坏名声；可又不便同他们太热乎，自己根基不牢，不想让人说他玩圈子。虽说梅次这地方流行玩圈子，但谁也不是张张扬扬地玩。这圈子那圈子，都有些地下党的味道。朱怀镜同那些老乡或同学相处很客气，却又留有余地，不过谁谁怎么